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五 年

第 六 十 三 號

第 二 八 八 次 會 議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紐 約 威 斯 湖

目 錄

第二八八次會議

| | 頁數 |
|----------------------------|----|
| 三十六 臨時議事日程 | 一 |
| 三十七 通過議事日程 | 一 |
| 三十八 繼續討論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拉夫事件之來函 | 一 |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見每月刊行之正式紀錄補編內。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三年

第六十三號

第二百八十八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A LÓPEZ (哥倫比亞)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阿根廷 比利時 加拿大 中國 哥倫比亞 法蘭西 敘利亞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三十六。臨時議事日程

(文件 S/Agenda 288)

- 一 通過議事日程
- 二 智利常任代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致秘書長函(文件 S/694)

三十七。通過議事日程

蔣廷黻先生(中國) 本人對通過目前之議事日程，並不反對，但擬就業已提交安全理事會而久未列入議事日程中之一事項提出問題。本人所指者係印度尼西亞問題。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應猶憶吾人最後一次討論此項問題係在兩月以前。在本年二月一次會議中[第二五九次會議]，安全理事會通過一項決議案[文件 S/689]，謂委員會應密切注視印度尼西亞之政治發展，並將情形隨時具報安全理事會。本人認為吾人未自該委員會隨時接到報告。本人擬請主席致電該委員會，促其向吾人提出關於印度尼西亞國內事件之發展及其目前情勢之報告。

主席 本席極願如此辦理。
(議事日程通過)

三十八。繼續討論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拉夫事件之來函

(經主席之邀請，智利代表 Mr Santa Cruz 就安全理事會之議席)

Mr TARASENKO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本人首擬促安全理事會對於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加諸蘇聯之若干無稽——有時甚至荒唐——之“指控”，加以注意。此等“指控”——倘可用此名稱——大抵可以類別為三組。

第一組包含毫無任何根據之捏造事實。例如蘇聯官員協助逮捕人民，及蘇聯代表支配捷克斯拉夫國內之警察與武力。彼等仿 Baron Munchausen 之例，正製造各種虛誕之故事，欲蘇聯認真加以辯駁。

第二組“指控”，係對於與捷克政府內部最近之變更連帶發生之若干事實，多所穿鑿又故為曲解。

最後，第三組之“指控”，係對於蘇聯及其友好之東歐各國，尤其捷克斯拉夫間所已建立之關係，有意曲解其性質。在此各項指控中隱藏一種頑固態度，對於因戰勝希特勒德國而在各新民主國家中發生之社會政治與經濟之變化，墨守成見，拒不加以認識。

就第一組“指控”言之(本人用“指控”一詞，每次均加引號)，安全理事會殊無再予注意之必要。所云多屬無聊可笑，駁之僅浪費時間耳。捏造此等事項之作者，因其想像力

之貧乏，乃利用過去發生或現正發生於美利堅合衆國及英聯王國家與其他國間關係中之事實與辦法，略加改頭換面，然後將其歸諸蘇聯。

舉例言之，許多英美軍事與文職人員已被位置於希臘之各部及陸軍與警察組織中。此項事實可以用作藍本。安全理事會內美國代表只將人名日期及國名略加改變，即聲言“蘇聯人員在捷克斯拉夫之內政部內工作”[第二八一次會議]。

再舉一例言之，美英兩國士兵及軍官參加希臘反動法西斯黨徒對希臘人民之報復手段及處決之事，其例不勝枚舉。又自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對俄干涉之際，英、美、法軍官與將領參與處決蘇聯公民之行爲，亦歷歷可數，例如對一羣巴庫蘇聯工人之野蠻報復即是。凡此種種暴行祇須略一回憶，再將人名日期及國名更換，美代表即不改聲色而聲明曰“蘇聯軍官參與逮捕非共產黨人之政治領袖”[第二八一次會議]。

顯然，此類“指控”祇能使吾人輕視此種捏造故事之人，而不屑加以辯駁。辯斥 Baron Munchausen 不經之談較此遠爲愉快。渠至少未懷此類曖昧之目的也。

此類範圍內之“指控”，尚有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之另一陳述，謂“聯合國會員國捷克斯拉夫之政治獨立已爲聯合國另一會員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以使用武力相威脅而被破壞矣”[第二八一次會議]。彼未說明使用武力之威脅何在。此事仍係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之祕密。意者，可解釋爲使用武力威脅之蘇聯行動，乃與美國軍艦懷一定之目的最近駛至意大利海面之行動相類歟。蘇聯之武力威脅，或即係在國境數千里外建立軍事海空基地，有如美利堅合衆國所爲者歟。

倘美國代表所談者，果係此類性質之威脅，彼何以不將事實明示吾人？彼所以未提出此類事實者，蓋以其本無其事耳。即彼本人亦公開承認其聲明僅係一種假定而已。彼稱“此案之所有各項事實尙欠顯明，故不能事先斷言，惟因所提指控之性質嚴重，故安全理事會務應盡力‘辨明事件之真相’”[第二八一次會議]”。

當美國不得不盡鉅大之努力，並請安全

理事會之其他會員國援助，以尋覓此項揣想中之蘇聯對捷克之威脅跡象時，此種情形即顯示關於蘇聯使用武力威脅他國之指控，如何嚴正。

吾人所不解者，厥有一事。若美國政府，雖有其他政府之協助，尙未能發現一項可以釋爲蘇聯對捷克使用武力威脅之事實，則捷克政府，與其誠樸農民、工人或智識分子，如何能發現此種莫須有之威脅而致警惕？此一祕密恐僅有美利堅合衆國代表知之。

第二組“指控”，若就其用意與事實穿鑿言之，實質上與第一組指控，殊鮮差異。例如吾人在安全理事會中蓋常聞之，謂若干東歐各國之進步領袖，均曾避難至蘇聯。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認此項情形即證實蘇聯及東歐國家有罪之事實。彼以爲此種情況可爲支持智利誣蔑之有力論據。

本席個人無意否認美國代表所述之若干人士曾一時避難於蘇聯。本人甚以此項事實爲榮。本席於此願提醒安全理事會諸理事注意蘇聯憲法第一百二十九條之條文，其文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予因保衛工人利益或因科學工作或因參加國家解放戰爭而被迫害之外國人士以避難之權利。”

過去曾有若干國家，包括英聯王國在內，均以供爲人民爭取自由之進步領袖及毅勇戰士以避難之所爲榮。Karl Marx, Mazzini, Herzen 及其他若干人士之名，均使吾人回憶此種事實。英國人民對於此等人士之獲避難於其國境，可以大書特書而無愧色，但英美人民果能以今日彼等之國家業已變爲凡爲本國人民所驅逐唾棄之國際戰爭罪犯、破產之反動國王、閣員與顯官等人之遁逃藪一事爲榮乎？

美利堅合衆國與英聯王國之政府，現正搜羅此種敗類，而慎重維護之，正如俄國大作家 Gogol 書中之著名人物 Plushkin 之搜集線頭、破爛之鐵罐與銹釘然。Plushkin 認爲任何廢物竹頭木屑，檢收貯備，在家常生活中俱可有用。美國與英聯王國政府亦同樣假定此項廢物或有一日發生作用。但 Plushkin 貯置成堆之廢料不費一文，而反之英美政府則浪擲其納稅人民之金錢至數十億之巨，以維持此種寄生人物。

倘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之態度前後一貫，則其所列名單不應限於避難於蘇聯之各國進步領袖。倘其態度前後一貫，彼亦應舉出其他人士，例如 de Gaulle, Tsaldaris 及久已列名英美傳冊之若干其他人士，而今日此輩人士在意大利 希臘 法蘭西 比利時及西歐若干國家之政治 社會生活中，均已身居要津矣。此一名單可謂洋洋大觀。若美國代表之態度前後一貫，彼即須聲明此種事實可證本人適所述及各國之政治獨立業已發生問題矣。惟事關蘇聯及其東歐各友國之問題時，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之態度，果何須求其前後一貫也？

第三種“指控”，係對蘇聯及其友好新民主國家間之關係，曲解或不明其性質而起——一是項“指控”係對東歐各國之政治與經濟上之變化缺乏了解所致，茲就此略申數言。蘇聯代表於前次聲明中已述及此事，其言明白易解。本人今僅擬略加補充。

在戰前東歐各國中，因種種原因曾有不得民心之反動政權存在。各該國之統治者不惜竭力利用誹謗與捏造之伎倆，圖在其人民心目中，將蘇聯實況肆加誣妄描繪。各該國統治者，均係爲德 法 英及他國軍事人員服務，彼等擬有計劃利用各該國家爲進攻蘇聯之軍爭基地。

彼等竭盡一切方法以阻礙各該國人民與蘇聯人民間友好關係之建立，乃至易明瞭之事。惟是，當大戰開始，德軍前進時，此東歐各國統治集團中之一部份乃奔逃四方，而另一部份則與敵人合作。英勇領導其人民向侵略者作戰之人，則係別種力量，別種集團。彼等之抗敵戰爭，因紅軍之助而獲得勝利。是故，因此等事實之結果，上述各國之人民自大戰以來即對領導彼等抗敵之集團深致信賴，此事何足怪乎？而東歐各國之人民，鑒於虛偽與謊報之不攻自破，阻止對蘇聯建立友好關係及互相諒解之障礙於焉撤除，故其對蘇聯之認識亦迥然改觀，此種事實，亦寧有可怪者乎？

美利堅合衆國 英聯王國及其他國家之統治集團所不願了解者，正係此等事實。彼等或已知之，惟不欲承認之耳，因此之故，彼等企圖曲解新民主國家內之局勢，並以虛

偽之詞描述之。彼等企圖偽描各該國家與蘇聯關係之性質。故有蘇聯擴張勢力之怪誕神話，故有所謂共產黨滲透，及各該國共產黨之強迫手段之神話與謊言。惟此類含沙射影之行動，決不能助其作者改變各該國與蘇聯之關係，自不待言。

關於美國代表之聲明，本人尙另有一言。吾人直言在安全理事會中提出捷克事件之問題，係對該國內政橫加干涉。是項意見亦爲捷克政府所同感。本會若干代表曾向吾人保證謂此並非事實，且不能視爲對捷克斯拉夫內政之干涉。但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之聲明，使吾人對干涉一層，毫無疑音。以下爲據美利堅合衆國代表提議，安全理事會就捷克斯拉夫件事所應研究問題之一不完全之表單

- 一 捷克斯拉夫邊境警衛之佈置，
- 二 捷克斯拉夫政府各部中負責人員之任命，
- 三 關於黨爭之問題，
- 四 政府之組成及各部部長職位之分配，
- 五 某某部長或職員等之政治傾向，
- 六 農業部，陸軍部及內政部之工作，
- 七 土地改革，
- 八 捷克斯拉夫各政黨之黨員籍，
- 九 關於各政黨肅清外國特務或其他此類人員之權利問題，
- 十 警察保證本國各城市街道公共秩序之權利，
- 十一 政府各員之政治上可靠性，
- 十二 捷克斯拉夫政府接待友邦代表之權利，
- 十三 捷克斯拉夫政府與其他國家維持各種關係之權利等。

上表雖非詳盡，惟已可指示現提供於吾人之意見，係對於主權國家內政最厚顏無恥之干涉，而捷克斯拉夫共和國固係主權國家也。本人不知應有幾許幽默感，而後能作如美國代表所爲之聲明，謂“新捷克斯拉夫政權 正企圖就此項問題迫安全理事會接受一片面不公之意見”[第二八一次會議]。

本人並擬對法蘭西及中國代表所作之聲明，略貢數言。法蘭西代表曾謂凡引述歷史事件時，應充分說明此等事件，而不可斷章

取義。彼又設問曰 蘇聯在一九三八年曾爲何事以助捷克？蘇聯在一九三九年又曾爲何事[第二七六次會議]？

本人現可答覆法蘭西代表所發之問題。吾人不妨回憶一九三八年九月發生之事件。在該月之初，法國政府詢問蘇聯，倘捷克一旦被侵，則其立場爲何。蘇聯之答覆明白而確定 倘法國如捷克條約之規定赴援捷克，則蘇聯將盡一切能力，採一切方式，應援捷克。同時，蘇聯提議立時召開蘇聯 英聯王國及法蘭西代表之會議，代各該國發表宣言，警告德方，謂如捷克受德國之無故攻擊時，各該國將對捷克予以援助，該問題應提出於國際聯合會，俾討論保衛捷克斯拉夫之方法，並組織蘇聯法蘭西及捷克斯拉夫之參謀總部代表間之技術會商，以擬定聯合軍事動作之計劃。

未幾，捷克政府向蘇聯提出同一問題 倘捷克獲得法蘭西之同樣援助時，蘇聯政府是否願依照蘇捷條約予捷克直接有效之援助？蘇聯政府予以肯定之答覆。有如舉世所知，捷蘇條約規定，蘇聯之應援捷克，惟在法國採同樣步驟時爲之。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簽訂之蘇捷條約所附議定書第二項稱“同時，兩國政府承認互予援助之諾言僅在本約所規定之條件可以履行，及法國對被侵略之締約國一方給與援助時始行生效。”

在九月二十七日及二十八日之危急期中，美國總統提議願作調人，駐蘇聯之美國大使當接蘇聯政府之通知，謂蘇聯贊成召集國際會議，俾予捷克以集體援助，及採實際必要步驟以維持和平。再者，當波蘭軍隊集中捷克邊境之消息傳出時，蘇聯政府於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通知波蘭代辦，謂如波蘭軍隊果侵入捷境，蘇聯政府將認此事爲一種無故侵略之行動，且將被迫廢棄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之波蘇不侵犯條約。

同時蘇聯代表 Mr Litvinov 在日內瓦國際聯合會大會中公開發表對法國詢問之答覆，並宣稱“吾人願履行吾人根據條約所負之義務，與法國共同援助捷克。”

在同時期中，法國政府所爲如何？法政府不僅對蘇聯所提聯合行動之建議，並無反

應，且盡力將捷克奉與希特勒德國。有名之任西曼使團被派赴捷。法國政府嗣審閱甘茂林曲解事實之報告書，並由達拉第宣稱法國不能履行對捷克之條約義務。張伯倫之往晤希特勒，亦得法國政府之同意。捷克政府其後接獲若干說帖與最後通牒，要求其立時接受德國之要求。捷克於九月十九日接到一說帖通知，謂欲避免歐洲戰爭，該國須立時讓出蘇台德與德國。

九月二十一日午前二時，英聯王國與法蘭西之外交代表於二十四小時之內五次訪問 Benes，並向渠提出下述之聯合最後通牒，如因捷克之否定立場而戰事爆發，法蘭西將不作任何干預，遇此情形，則挑動戰爭之責任應全由捷克斯拉夫負之。

再者，該最後通牒，以殘酷之坦率態度，禁止捷克接受蘇聯之援助。法國政府之最後通牒宣稱，倘捷克與蘇俄結合，則戰事將含有反布爾什維克主義十字軍之性質，則英法兩國之政府將難於袖手旁觀。換言之，如蘇聯援助捷克以抗德國之侵略，法蘭西不僅不助捷以抗德，俾符其根據條約應盡之義務，且將與德國攜手，發動對捷克及蘇聯之戰爭。

故法國代表之忘却若干與慕尼黑投降之悲慘日期相關事實之重大理由，寧非顯然？此事寧非已摧毀法國代表所謂該國當時無作戰準備之另一論據乎？法國之強，不足以會同捷克與蘇聯對德作戰，但發動反布爾什維克黨人十字軍之戰爭，則雄氣英發！

於是而有慕尼黑會議之發生，其後英聯王國與法蘭西與德國簽訂範圍廣大之政治協定，其實質幾與互不侵犯宣言無異——本人係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張伯倫與希特勒所簽之英德宣言及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龐納與里賓特羅甫所簽之法德宣言，根據宣言之條款，法國政府藉口保證其對德疆界之不可侵犯，事實上予希特勒以在東歐自由行動之機會。

當一九三九年三月德軍佔領捷克斯拉夫全境——雖捷克之新國界在慕尼黑以後曾經英聯王國及法蘭西政府之保證——及若干國政府開始宣告承認此項既成事實時，惟蘇聯政府於其三月十八日之說帖中，認此項奪佔

捷克之事 係專橫之侵略暴行。在同一說帖中，蘇聯政府強調一項事實，即德國之行動造成並加強對於普遍和平之威脅，破壞中歐之政治穩定，增加歐洲現存之焦慮，且為對於各國安全感之另一打擊。

在此種方式下，因英聯王國及法蘭西政府之“不向”行為，希特勒德國乃能對付捷克未被處分。即希特勒本人亦未逆睹此種縱容。嗣後，希特勒告匈牙利外長曰“閣下以為在六個月前，鄙人能逆料捷克將被其友人雙手奉出有如是輕易者乎？此次之舉在歷史上僅能有此一次而已。吾人誠可額手自慶。”

慕尼黑協定之真意義當被史大林揭露。彼謂德國之獲得捷克一部分，係承允對蘇發動戰爭之代價。英國泰晤士報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對此項問題坦白直書曰“慕尼黑協定以後，法國政府之領袖相信且希望德國將繼續東進，且將任法國享受和平，作為其緘默態度之代價，此節當無疑問。”

在此種情形下，法國既已拒絕履行其條約義務，則要求蘇聯單獨應付德國之事，寧有可能？此問題祇有一個答案，即顯然不可能。是也。

法國代表所稱該國於一九三八年時所以未與捷克人民以援助者，僅因該國尚無作戰準備之故，惟該國於一九三九年時處同樣情形下即加入戰爭一節，事實上完全不然。因英法之讓步，德國乃日益強大，此乃公開事實。此種情形，早有德軍佔奧時即已開始。每有一次新讓步，法蘭西即為削弱，德國乃相對強大。當一九三九年奧地利及捷克均已被摺併入德國版圖之後，法國國力較其在一九三八年時為弱，此點毫無疑問。

當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協商之際，戈林公開聲明“捷克境內大軍備之存在，證明該國即在慕尼黑以後，倘遇嚴重之軍事衝突發生時，可能如何危險。但賴有德國之行動，兩軸心國之地位已因德國現可利用捷克斯拉夫境內之巨大工業潛在力而改進，此舉增強軸心國家對抗西方國家之力量。再者，德國現已無須再留一師兵力於該國之邊境，此對軸心國家亦為一鉅大利益，蓋如波蘭最後決定加入敵方，軸心國現已控制有利之條件矣。”

一九四一年一月號之 Foreign Affairs 雜誌載有某著名法國記者訪問甘茂林，請其發表意見之一文。彼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向甘茂林提出一問題，詢彼是否認為如盟國須於彼時訴諸武力，則作戰條件是否遠遜於慕尼黑之前夕。甘茂林答稱，“無疑遠遜當時。彼續補充謂‘自最終結果言之，慕尼黑係對吾人之一打擊。’”渠於是告該記者彼所以持此項意見之理由。據彼稱，“在一九三九年春，德國可指揮之武力，係一四〇師，而在一九三八年則為一〇〇師。在一九三八年，此百師中有五十師之訓練仍欠充分，且缺乏有經驗之軍官。一九三九年春德國之裝甲兵團計為五師，而一九三八年則僅三師。未幾，此數增至十師。德國空軍當時之第一線飛機共六〇〇〇架，而一九三八年則僅有三五〇〇架。最後，降砲臺外德國不僅獲三十師捷克軍隊之武器及裝備之全部，且獲其強大之軍需工業。”此係法軍中最有權威領袖之一甘茂林將軍所發表之意見。

鑒於此類歷史事件，則法國代表所云因深感法國前此未能克盡其對捷克人民所負之義務，故彼對目前捷克國內發生之事件不能默然，此言寧非純為笑談？

現就中國代表性質特殊之聲明略贅數言。該項聲明之大部份俱涉及哲學性及社會學性之問題，而對捷克事件鮮有直接關係。中國代表演詞之結語——“如以歷史為前鑑，又自其對於將來之可能影響觀之，捷克之近事殊值安全理事會作透澈之調查〔第二七六次會議〕”——可以解釋為企圖利用奇特之歷史上對照及社會學推論以證明在安全理事會中提出捷克問題一事之合法性。中國代表乞靈於歷史，希望其來相與援，俾可為智利之偽控，提供一理論之基礎。

中國代表，欲在蘇聯與新民主國家之社會政治結構上，投射損其威信之暗影。渠稱，吾人固知政治自由之本身實嫌不足。吾人固知必須向前邁進以完成經濟之自由。吾人不相信可以毀棄政治自由以圖經濟之自由。〔第二七六次會議〕。本人對中國代表及其在社會科學方面之知識，固深致敬意，但不能不指出就本問題而言，彼已將不同之事件及不同之觀念混為一談。中國代表對“經濟自

由”之概念，究作何種解釋，殊難斷定。

舉世皆知有人釋此項原則為謀利自由之權利，無限制剝削工人之權利，工人失業與飢餓之權利，大鄉紳地主統治及奴役農民大眾之權利。但其他人士則對此項原則抱不同之見解。

誠實之解釋如下 經濟自由之取得，係謂基本之生產工具隸屬於社會，土地不屬地主而屬於耕者，經濟自由係指諸如學校 科學 藝術 免費醫治，及其他為政治自由最大之精神及物質先決條件之物質與精神福利，須置於工人管理之下，供其使用。

當論及法國革命及攻擊俄國十月社會革命時，中國代表於其他事件之外，並顯示其關於法國革命及俄國十月社會革命事件所獲情報之特殊性。一般人均知法國革命事實上解放法人免於苦痛，剝削及侵略，予若干歐洲國家之封建制度以致命之打擊，但並未實現人民完全之經濟與政治解放。一般人又知十月社會革命在沙皇舊俄羅斯，不僅解人民於政治桎梏，且停止較近世之剝削工人方法。十月革命創造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物質與政治條件，此種社會在本世紀第三個十年之末，業已建成矣。

中國代表對此或尚懷疑，惟蘇聯人民則不然，因社會主義之社會，在蘇聯現已成為事實。對蘇聯以外之若干兆億人民，此亦係無瑕可鑿之事實。政治自由與全民經濟福利之繁榮相結合，今已在蘇聯實現，在人類歷史中，此尚係初見。

以上係本人所欲發抒之簡略意見。

主席 吾人現省略法文傳譯。

Mr PARODI（法蘭西）現因時間甚遲，本人為避免拖延安全理事會議事時間起見，茲放棄烏克蘭代表聲明之法文翻譯，願對於該代表之言論，再予以簡短評論。

本人對過去一月中烏克蘭代表所肆用之歷史論辯法，並無偏好。且本人以為此種討論業已停止，蓋烏克蘭代表未感有重述其三月三十一日〔第二七六次會議〕言論之必要者，已歷兩次會議矣。惟彼既於經一月之思索後，今又舊調重彈，本人又感覺必須作一答覆，惟所言將力求賅簡。

烏克蘭代表苦心孤詣，作廣泛之歷史研

究工作，而渠之努力，本人覺似甚少成果，僅證明舉世所熟知之事，即一九三八年慕尼黑會議時法國並未宣戰耳。本人以為烏克蘭代表附此簡單事實外，並無新見。

本人前已聲明，此誠係事實。惟在本人以前之答覆中〔第二七六次會議〕，曾謂縱吾人於一九三八年時未嘗宣戰，但在一九三九年處同樣情形時，吾人業已為之，俾免發生第二次之慕尼黑，目以遏止希特勒之企圖也。

關於此事，烏克蘭代表辯稱吾人之計算錯誤，吾人在一九三八年時較之一九三九年，作戰地位實較良好。此項意見或具理由，惟渠對敵國之譴責，則與此事殊無任何關係。問題不在決定吾人是否誤算，而在渠是否有權責備吾人之失職。本人前此對渠之答覆現仍有效。吾人雖在一九三八年因準備未週而未參加戰爭，但一年後，在完全類似之情況下，吾人即向敵宣戰，故渠所可以指責吾人者，無非為吾人延遲行動一年耳。

此非本人以前對烏克蘭代表所作答覆中最重要之一點。本人尚提及彼頃所遺漏之其他因素。本人曾謂縱吾人承認因過分慎重延遲一年宣戰之錯誤，但以本人視之，蘇聯所行之慎重政策全然不同 該國當時不僅延遲加入作戰，且與希特勒締結條約，瓜分波蘭。本人或已誤解英文譯詞，惟烏克蘭代表在其冗長言詞中，對於此事似未置答。若本人果未了解英語傳譯，則本人原不應放棄法文傳譯，勢須請求補譯。

本人未知烏克蘭代表所為，從事賅博之參考工作，惟願就前此關於此事之言論，再事補充。

本人手中現無法文譯詞，故茲所引述是否確為渠之所言，不得而知，惟如本人之了解正確，則我烏克蘭同仁頃間似曾聲稱蘇聯政府某次曾對於捷克事件發展抗議，且蘇聯係唯一抗議之國家——本人未能記憶其究係何時之舉。本人所欲補充者僅此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蘇聯外長通知捷克駐莫斯科大使 Mr Zvenek Fierlinger 稱，蘇聯不復承認彼係其國家之正式代表，彼須結束其職務，限一月一日即兩週之時間內撤退駐莫斯科之捷克大使館。Mr Fierlinger 數日之後，果依蘇聯政府命離開莫斯科，捷克使館遂交由希

特勒政府所樹立之傀儡政權 Tiso 政府之代表接管。

本人所欲言者已止於是，不擬浪費理事會更多時間，以徵引歷史事件也。

Mr ARCE (阿根廷) 此類歷史回憶固極饒有興趣，但吾人不應因此遺忘有待處理之事件尚多。目前似無更擬發言之人，本人提議請依規則第三十八條最後部份之規定，將智利政府所提關於指定一理事會小組委員會以搜集與此案有關情報之提案，交付表決——該案於以前何次會議提出，本人已不復記憶[第二八一次會議]。容吾人終究設法結束此捷克斯拉夫問題！

是即本人所欲提出之建議。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蘇聯之立場前於辯論此問題時既經屢次說明，本人不擬再作詳細之聲明。本人僅擬對法國代表在本次會議中所為之解釋，略致數語。在辯論中，有人不僅提及法國及英聯王國，且提及蘇聯。故本人亦不得不向此次會議略一說明。

法國代表 Mr Parodi 不願聞蘇聯代表述及一九三八年及一九三九年，英聯王國代表自亦照例不願吾人為之。渠等尤厭聞令其憶及彼時捷克斯拉夫國內情勢之戰前數年。吾人充分了解法國及英國代表何以於論及捷克斯拉夫時，即厭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間之情形。厭聞此事者不僅安全理事會內各該國之代表而已，即各該國政府及其現在之統治階級均有此感，蓋此統治階級實即係以前出賣捷克與希特勒德國之統治階級也。

吾人如欲各該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內起立宣言“吾人承認事實上法國及英聯王國之統治階級曾受美國之鼓勵，業已出賣捷克一次，未免希望過奢。吾人不能望有此事，吾人均深信各該國政府決無勇氣作如此坦白之宣言。

法國代表謂烏克蘭代表可責備法國曾作錯誤之估計，未能明瞭事實真象，與法國在一九三九年對德所處地位較一九三八年時為不利。但法國代表又謂無人能責備法國未盡其職責。本人茲復述一遍，無人能責備法國未盡其職責。

然吾人確實斥法國未盡其職責，且未履

行其對捷克所承擔之義務。倘法國代表肯費力一閱法國外交部之若干歷史文件，即可承認法國與其他數國出賣捷克權利與捷克人民之指責，確係事實。此有無可置辯之文件及歷史事實在！無論法國或英國代表如何欲將其塗抹，亦不可能。吾人無須赴莫斯科外交部，即在巴黎、倫敦及華盛頓亦可閱到此等歷史資料及文件。

請法國代表——並請英聯王國代表——一閱邱吉爾回憶錄內關於此事之敘述。邱吉爾對此問題確有所知，且諸君無論責渠以何事，決不能責其同情蘇聯。二代表閱此回憶錄之有關部分後，即可知法國與英聯王國會以同樣無情之態度出賣捷克。

烏克蘭代表曾述及英國與法國於捷克被獻與希特勒以前，致 Benes 之最後通牒。該通牒告捷克人曰：倘渠等接受蘇聯之援助，則必引起反蘇——或如彼時所稱，反布爾什維克主義——戰爭，法國及英聯王國即不得不參加神聖之反蘇之十字軍。此最後通牒寧非歷史事實？彼時法國之外交界謀以機智勝英國之外交，發表口頭而非書面之最後通牒，此或屬實。在此方面，訓練優良，經驗豐富之英國外交界實非法國之敵手，英聯王國提出書面文件，其內容已為衆所週知。英法兩國外交部藏有此項文件，且華盛頓亦自有之，本人對此絲毫無疑。本人敢請諸君一讀此等文件。

Mr Parodi 並謂蘇聯與德國在一九三九年締結不侵略公約後，捷克大使即被迫離開莫斯科。此係事實，然其故安在？此乃由於捷克被英法兩國因美國之鼓勵無恥出賣後，業已為希特勒德國所佔領。當然法國係以真正之法國式禮貌，處理此事，即一面出賣捷克國家，一面則保留駐巴黎之捷克大使館。法國或甚至供給捷克大使以食物與用品之定量分配證，對彼個人彬彬有禮，却出賣其祖國。

凡此究應由何人負責？責蘇聯乎？不然，應負責者乃法國與英國也。回顧史實雖令人厭惡，然事實終究存在。且縱令法國及英聯王國代表此時手邊並無文件，但仍無所逃於事實。事實決不能毀滅——即偶被忘却，究依然存在，且恆回返人類之記憶中也。

Mr PARODI (法蘭西) 本人僅擬對蘇聯代表言論中之一點加以評論。倘本人之了解正確，渠曾謂吾人不願聽烏克蘭代表及渠述及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之時期。此恐未必全確。且吾人竊以爲在此間渠等爲最無權追溯當時情形之人，而此與蘇聯代表所言顯爲迥然不同之事。

本人欲確告蘇聯代表 倘敝國會與希特勒德國訂有條約——此自屬不可能，蓋法國爲一民主國，輿論必不容此種行動也——則本人自不致樂聞人提及此段公案。

倘本人爲蘇聯之代表，本人當不致有如蘇聯及烏克蘭代表於此次及前數次會議中所爲，重提此事。

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 本人不知主席之裁決如何，但本人不得不說明此項在以前三四次會議中極饒興趣之歷史檢討對安全理事會所審議之案件極少關係。本人並不介意蘇聯代表述及一九三八年及一九三九年，本人僅以渠提及後一年爲詫異耳。本人閱讀邱吉爾先生回憶錄頗感興趣，惟邱吉爾先生似尚未寫至一九三九年八月。縱令此間所述一切歷史事實均屬正確，縱令敘述者以其過去紀錄較佳而得滔滔敘述，然此與現所審議之案件有何關係？

敝國諺語有謂，“兩黑相加，不能變白。”本人以爲安全理事會之時間幾已全部耗於此種歷史檢討中。安全理事會似應立即設法結束此種討論而進行具體工作。

倘主席許可，本人僅擬提一項保留聲明，即有如某代表所述，烏克蘭代表顯已利用安全理事會休會期間於歷史之研究。渠曾詳舉細節，並引證文件其中有本人前所未聞者，故本人保留權利略從事歷史研究。倘本人發現其引證錯誤，本人自保留在以後會議中復問該問題及提出正確說明之權利。

主席 本人以爲安全理事會內全體代表均已充分之機會提出其歷史上及他方面之意見，本人現依阿根廷代表之請，擬將決議案付諸表決。

Mr NISOT (比利時) 本人願說明本人將如何投票之理由。比利時代表團極重視憲章第二條第四項規定，認爲該項係聯合國組織基本原則之一。此即爲吾人所以認爲智利代

表團之聲明須加慎重審議之理由。此爲重要之指控。然指控愈重要，即愈應決定其是否完全正當。

當前之決議案草案毫未對問題本身應如何解決有任何預定，且對問題內容未作任何判斷，其目的僅在查明安全理事會所不甚了然之事實而已。安全理事會之任何行動，尤於決定該問題是否屬安全理事會職權範圍之內時，須以事實之闡明爲根據。故本人將對智利代表團所提議案投贊成票。

主席 現即進行表決，請助理秘書長宣讀案文。

Mr Sobolev (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秘書長) 茲宣讀決議案草案如下

“按聯合國會員國之一業已根據憲章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捷克斯拉夫國內可能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情勢，且安全理事會業已被請對此種情勢加以調查，

“茲按安全理事會之辯論中，業經聲明另有關於此種情勢之見證及文件證據存在，

“按安全理事會認爲對此種見證及文件證據應予聽取，

“爲此目的，且不妨礙根據憲章第三十四條可能採取之任何決議，

“安全理事會爰決議成立一小組委員會，以會員三人組成之，令其接受或聽取此種證據，陳述及見證，並從速向安全理事會報告。”

Mr Santa Cruz (智利) 主席，在智利代表團提出之原提案中(第二八一次會議)，本人並未確定該小組委員會之人數，蓋本人以爲人數應由安全理事會決定。三人之數係阿根廷代表所提，不應視爲智利提案之一部分。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本人以爲本決議案草案非屬程序性質，而係涉及問題之實體者。故吾人應依從之表決程序應爲表決實體問題之程序。比利時代表自可持另一意見，渠自有權爲此，而本人則不同意渠之解釋。

吾人對此問題既有意見不同之處，本人提議吾人應首先決定此是否爲一程序問題。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 依美國之

見解，安全理事會當前設立一小組委員會之決議案草案顯係一程序決議案係根據憲章第二十九條，而非第六章。憲章含有一明白之用意，視此種問題為程序事項。第二十九條乃憲章第五章標題“程序”部分五條規定中之一。是故，就憲章之規定而言，安全理事會依第二十九條而為之決議，應視為程序決議。

吾人亦須知四強宣言¹本身即承認輔助機關之設立為程序上之決議。該宣言之第一部第二段規定

‘例如，依雅爾他規定，凡依第六章丁節全節而為之決議，均應適用程序事項表決法’——鄧巴敦橡園提案之此一節即相當於憲章第二十八條至三十二條，自包括第二十九條在內——”此即謂理事會認為於行使職務所必需時，得以任何七理事之表決，設立輔助機關。”

四強宣言第一部之此項明白規定，其目的顯係將有如目前之情勢，包括在內。倘此種情勢不包括在內，該項規定即毫無意義。

本決議案草案之通過，除安全理事會由其理事所組織之小組委員會之協助繼續審議捷克問題外，並無其他用意。利用此種輔助機關協助安全理事會行使職務係憲章第二十九條所明白規定者。

目前之決議幾與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吾人對科府事件所採之決議²完全相同。彼時吾人設立一委員會幫助安全理事會之工作，分析事實，向當事國徵集補充事實，並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報告。安全理事會對該動議之決議係謂此項動議不屬憲章第六章所規定之實體事項決議之範圍。當時曾發生一問題——即英聯王國代表爭端之一造，曾提請裁決該決議是否第二十七條(二)項所規定之程序事項，在此種情形下，渠即可行使其表決權，抑係屬憲章第二十七條(三)項之決議，在此種情形下，渠既為爭端之一造，即須棄權。主席嗣裁決該決議非憲章第六章所規定者，是故英聯王國有權投票。

¹ 參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之文件，金山市，一九四五年第二卷英文本第七一一頁。

²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號。

主席認為一小組委員會之設立不屬憲章第六章之範圍。主席想係依其他理事之建議，推斷該決議係依第二十九條而採取者。Mr Gromyko 力言其為依第三十四條規定舉行調查之決議，而抗議主席之裁決，然渠並未正式反對。英聯王國乃獲准參與表決，該決議案係以八票可決通過，蘇聯棄權。

該案之決議或為根據憲章第二十九條而為之決議，或為根據憲章第三十四條而為之決議。倘屬第三十四條之規定，則英聯王國即不應投票。倘屬第二十九條之規定則該問題即為程序事項，英聯王國之投票亦即合法。惟許英聯王國投票之決議顯係決定小組委員會之設立問題乃屬程序性質而非實體性質。此事係目前問題之顯明前例。

吾人相信目前之提案為一程序事項，且應由安全理事會任何七理事國之可決決定之，實無問題。

Mr Gromy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倘加拿大代表欲發言，本人願讓渠居先。倘渠同意，本人可在其後發言。

General McNAUGHTON(加拿大)加拿大代表團對安全理事會目前所處理之智利代表提出之決議案草案，曾予以最慎重之考慮。加拿大代表團堅信該案為安全理事會作進一步研究之最便利方法，故顯為第二十九條所規定之程序事項。故吾人將投票贊成該決議案草案。

Mr GROMY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關於本決議案草案究竟是否屬程序性質，吾人顯有意見之分歧。本人斷言其並非程序性質。該決議案所規定之輔助機關與金山市四強宣言——法國後亦參加——第一部第二段³所設想者並不相同，而屬該宣言第一部第四段⁴之範圍。

本人以為該決議案倘經通過，即有舉行調查之必要。美國代表或任何其他代表可稱依據該決議案所採之行動為事實之辨明而非調查，但本人則稱之為調查。美國代表欲證明其並非如此，本人絕難置信。

此乃表示吾人對於此點所持意見不同。

³ 參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之文件，金山市，一九四五年第二卷英文本第七一一頁。

⁴ 同上，第七一二頁。

本人所注意者，非該決議案案文將如何措辭，或主張成立該會以進行調查者對該委員會如何定名，而係該委員會成立所涉及問題之實體以及議案通過後該委員會勢應執行之工作。

鑒於已有意見不同之發生，吾人應遵照過去數次所採之程序。吾人應遵照本人前已述及之金山市五強宣言。茲宣讀該宣言之末段¹如下

“在此種情形下”——此係指前數段所述情形，本人現擬略去僅引述末段，該段與現正討論之問題有直接關係——“將來必即有任何極重要事項之發生，而須決定此種事項應否適用程序表決法。然倘有此種事項發生”——事實上此種事項業已發生——“則關於是否為程序事項之初步問題，應由安全理事會七理事國之可決票，包括全體常任理事國之同意票為之。”

本人茲復述一次，“包括全體常任理事國之同意票。”

此係表決之程序。該宣言——本人自無庸提醒諸君——本身即係約束美國、英、法、中國、法蘭西及蘇聯之一種義務。吾人已接受該項義務，現仍守之不替，且在將來亦不得不遵守之。此係各該國就擬定及批准憲章所接受之一般義務之一部份。

吾人對此問題既有意見之不同，即宜應用本人所述之程序——該程序係吾人迄今所應用，且在此種情形下不得不應用者。

Mr El-KHOURI（敘利亞）本人擬就此事項是否為實體問題或為程序問題一點略致數語。蘇聯代表之聲明，就金山市之協議方式確係如此而言，甚為正確。然本人不以為此係謂任何顯明之程序事項應視為實體問題加以表決，且須受否決權之限制。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代表應以其決定與判斷審慎考慮，萬勿提出此種問題而增加安全理事會工作之困難。否則，任一常任理事國可稱任何程序問題為一實體問題，而投票反對多數，安全理事會即難有任何成就矣。

就本案言之，以常識及安全理事會辦事方法而論，本人認為設立小組委員會對一問

題加以研究，調查真象並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報告，係一程序事項。本人實難想像其非如此，此非對於實體之決義。本人過去曾謂倘吾人由一小組委員會作此種研究，則吾人即可根據其結果，決定此問題係不屬本會職責內之事，或予事實不符而不予受理，或決定採其他辦法。

此係使安全理事會必須採此種步驟以進行工作之辦事方法。故本人希望對於此點不致發生阻礙而為將來造一先例，使安全理事會之工作日益複雜。本人以為此係一程序事項，並投票贊成以此為程序事項處理之。

Mr SANTA CRUZ（智利）主席，本人聽悉美國及敘利亞代表之評論後，覺其顯係一程序問題，且擬略致數語。

本人擬定該議案時即使其顯然不致引起實體問題，且本人將捷克一案提交理事會時即謂吾人既無直接情報來源，故擬向理事會建議收集情報之各種方法，其一即為聽取捷克代表 Mr Papanek 之意見。隨後吾人又謂並宜聽取渠所提供之證人，以證明捷克代表之嚴重報告是否確實。本人不願請各證人如 Mr Papanek 者前來理事會發言，蓋如此則對理事會費時過多，本人所以提議設立一小組委員會聽取是類聲明，其故無非在此。

該小組委員會既不傳喚新證人或提出結論，則決不致如蘇聯代表所稱，發生調查之問題。該會僅代安全理事會聽取證人之聲明，然後向理事會具報。故關於此種小組委員會之設立係一程序問題一節，本人不以為有任何疑義。

蘇聯代表已公開宣言將運用否決權，此即係謂渠將利用憲章所予之特權，表明此係一實體問題——即指白為黑。

倘渠如此決定，此乃其自身之事。各小國在金山市贊成安全理事會對若干重要問題須有一致同意時所表現之態度率真信人，此又一明證。蓋本人與其他數代表均曾提及彼時吾人對各大國實係投一信任票，因該項規定實有損各國在法律上平等之原則也。倘蘇聯代表採取其所宣佈之態度，則公開濫用各小國在金山市所表現信心之事，將在本理事會內重現一次。

此種態度除係濫用信心外，且屬毫無意

¹ 參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之文件，金山市，一九四五年第二卷英文本第七一四頁。

義。吾人根本即未想到安全理事會可對捷克問題採取與蘇聯願望相悖之辦法，蓋吾人明知倘如是則 Mr Gromyko 即可運用其否決權也。吾人唯一之願望為若干事實應載於聯合國之正式紀錄內，以證明吾人係來理事會陳述真理。各該事實業已載入紀錄，且將留載於聯合國之正式文件內。故本人謂此種態度尚辜負信心外，且係毫無意義。

倘有必要本人保留請安全理事會對此問題採其他辦法之權。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 蘇聯代表現以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金山市四強宣言第二部第二段¹為根據要求表決此事是否為程序事項，謀由是否決憲章所稱此係程序事項之規定。四強宣言之第二部第二段之規定僅在憲章未指明某決議是否為程序事項之情形下，方可引用，宣言內對此已有說明。

本人前已指明憲章本身即明定此種事項屬於程序性，四強宣言第一部之明白規定亦係此意。根據第二部第二段以規避同一宣言第一段之規定，顯係誤用四強宣言。持相反之見解即為輕蔑該宣言第一部。

且此種論點之結果為縮小憲章第二十七條第二項所規定程序事項表決事項之範圍。倘安全理事會一常任理事能不顧“程序”一詞之通常意義，且不顧憲章內此種問題應視為程序事項之明白規定，阻止對於任何問題使用此節所規定之表決程序，則憲章此節即失其意義。依此種解釋，第二十七條第二段當初不如刪去為佳也。

Mr ARCE (阿根廷) 際茲博引古今之歷史宏論已使各傳譯員深感困倦，而本人尚須於此甚晚時刻發言，實係憾事。

頃有人述及情理，而此事確僅係情理問題而已。吾人所處理之問題係一程序問題，其理甚明，本人殊不能了解蘇聯代表根據何種理由對此問題作他種解釋。

本人之思想 言論 著作及工作，均在盡力之所能以反對否決權，此為衆所週知之事，現有一極佳之機會再度聲明反對憲章之此項規定。倘安全理事會承認目前所討論之

問題係實體問題而非程序問題，則吾人所賦予五強之特權，其不適且與不正當之性質，必將更為顯然。不僅其與法律原則不符，且其與情理相悖亦將顯而易見。關於敘利亞代表適所述及而本人現提出之情理，本人擬指明情理有如常識常為各種意識中之最不平常者。

本人承認四強宣言²有作為前例之價值。然該文件仍不失為一妙文，蓋其所載自始至終處處矛盾，且可充分證明在金山市接受否決權之各國確甚率真信人。本人必須指明 四大強國之宣言既未載入憲章，且未經金山市會議接受，甚至並未附載會議紀錄。該宣言約束四大強國，蘇聯代表或能請該四國履行締約之義務，但決不約束其他五十三國(法國係隨後加入宣言者)。該宣言之所以不能約束其他五十三國者，以其本身即表現四大強國不知如何答覆各中小國所提出之二十三項問題。各強國既不知如何作答，乃草擬該文件篇幅佔兩三頁而毫無內容，此則該文件之特色！

但縱令吾人應承認該宣言——本人曾一再加以研究且熟憶其內容——本人擬指明——不僅因美國代表曾述及第二部第一段謂憲章業已明定何種問題為程序事項何種為實體事項——雖該宣言之第一部第五段稱“例如 理事會決定舉行調查時，須考慮此項調查 是否不致使情勢更為嚴重，”但就本案而言，並無決定調查之問題存在。故縱就該宣言而言，吾人現所考慮之問題顯為程序問題。

憲章乃約束吾人之唯一文件，吾人且曾正式宣誓尊重並執行之，惟憲章第二十七條第二項亦明定對一程序問題有如吾人現所討論者，應如何加以表決。

討論時有人述及(諒係美國代表)第二十九條授權安全理事會於其認為行使職務必需時，得設立輔助機關。茲尚有一點無人提及即倘有人必欲爭辯時，自不虞無辭可爭，且迄尚無人堅謂該條僅適用於安全理事會之各

¹ 參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之文件，金山市，一九四五年，第二卷，英文本第七一四頁。

² 參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之文件，金山市，一九四五年第十一卷，英文本，第七一一頁至七一一四頁。

委員會，如新會員國資格審查委員會，專家委員會等。倘其如此，則本人不妨建議請已成立之各委員會之一，例如專家委員會，對於能否就本問題取得最近情報一節，向吾人提具報告，以證明蘇聯代表不能達其已明言之目的。此項提議能加否決乎？當然不能。

然本人不欲提出此項提案，蓋吾人均爲聯合國一機關之會員國，世人現均注視吾人，此種提案爲本人所不屑扮演之滑稽劇。本人僅將聲明如下 正如安全理事會可設立專家委員會，理事會即可在吾人討論該案，加以相當之考慮或就而採取決定以前，先指派其會員三人收集關於提交安全理事會之捷克問題之情報。

本人必須再指明一點 憲章已予吾人以一種解釋，而此種解釋就本人所知，或已爲蘇聯之知名代表所忽視，然本人則認爲其有決定性。憲章爲單一之文件，凡此種公法文件之法律解釋，必須依據業已成立且爲衆所週知之規則，其中之一即爲各種規定之協調。安全理事會向無確定之程序以解決某問題是否爲程序事項之疑問，而大會則有之。

憲章第十八條稱大會對於某一問題是否重要（倘屬重要，即需三分二之多數決定，否則僅需過半數決定）倘有疑問時，決定應以過半數決定爲之。此即爲情理，反之，倘決定一問題是否重要亦需三分二之多數，則大會對此等問題將永不能獲得任何決議矣。第十八條雖在四強宣言中未經提及，仍係憲章之一部分，而爲約束聯合國全體會員國之法律文件之一部分。

因此，本人主張倘對應適用第二十七條第二項抑第三項有任何疑義則解決該疑義之應得票數僅爲任何七理事國之可決，庶幾安全理事會之規定與大會之規定可相當符合。

職是之故，本人認爲吾人現所處理者爲一程序問題，並請求蘇聯代表勿堅持其態度，以此種態度恐確可引起嚴重之困難也。

戰爭期間，強國幸能意見一致，然徵諸吾人今日所聞之歷史追述，各強國在戰前並非意見一致。且和平來臨後，各國即復陷於

不和，此寧非憲章否決權規定應即取消之另一理由乎？

本人決不能爲使強國能一致而希望另有一次戰爭爆發，此種希望違反憲章之精神，違反敵國及本人所秉之精神。既不能求有另一戰爭，使大國能一致，本人僅能請蘇聯代表勿使吾人陷於絕境。倘渠拒不應允，本人唯一之希望無非爲終身繼續主張取消憲章內毫無根據且最爲危險之否決特權而已。

Sir Alexander CADOGAN（英聯王國） 本人擬提議此時延會。除緊急之問題外，本人不以爲安全理事會應無時限開會至深夜。本人不以爲安全理事會目前所討論之問題有緊急性。各理事諒均知本人個人對此點之意見。數月前本人曾分發若干關於議事規則之建議，其一爲 除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外，晚六時即應延會。倘於相當時間內有獲得決定之可能，則本人極願留此至夜深，但現時所討論之程序問題極爲複雜。

此種現象數見不鮮。以過去之經驗論，此種討論可延至數小時之久，故本人認爲以延期討論爲宜。茲謹向主席建議安全理事會延會。

Mr NISOT（比利時） 本人附議。

主席 本人原擬說明本人所以將會議延長至此時者，係期望能在今日解決此問題。但事實上名單上尚有兩位發言人，且推想此問題或須再加討論，故若無反對意見，本人提議安全理事會現即延會，至新主席決定之時間再行集會。

Mr AUSTIN（美利堅合衆國） 本人不反對延會，但願安全理事會對於哥倫比亞代表任主席時對安全理事會之勞績表示讚揚感謝，並望此言能載入紀錄。

主席 美國代表之謬讚及理事會全體在本人忝任主席期間之忍耐與好意，本人深爲感謝。謹依下任主席之囑，茲宣佈安全理事會現即延會，至五月六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再行集會。

（午後八時二十五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 | | |
|--|--|---|
|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Calle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 埃及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 挪威 Norsk Bokimport A/S Edv Storms Gate 1 Oslo |
| 澳大利亞 H A Goddard Pty Ltd 255a George Street Sydney |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auskatu Helsinki | 菲律賓 D P Perez Co 132 Riverside San Juan |
|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 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 法國 Éditions A Pe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 -B Fredsgaten 2 Stockholm |
| 玻利維亞 Librería Científica y Literaria Avenida 16 de Julio 216 Casilla 972 La Paz | 希臘 "Eleftheroudakis" Librairie internationale Place de la Constitution Athènes |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 A Lausanne, Genève, Montreux, Neuchâtel, Berne, Basel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urich 1 |
| 加拿大 The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reet West Toronto | 瓜地馬拉 José Goubaud Goubaud & Cia Ltda, Sucesor 5a Av Sur No 6 y 9a C P Guatemala | 敘利亞 Librairie universelle Damas |
| 智利 Edmundo Pizarro Merced 846 Santiago | 海地 Max Bouchereau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Boite Postale 111-B Port-au-Prince |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Istanbul |
| 中國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 印度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Scindia House New Delhi | 南非聯邦 Central News Agency Ltd Commissioner & Rissik Streets Johannesburg |
| 哥倫比亞 Librería Latina Ltda Apartado Aéreo 4011 Bogotá | 伊朗 Bangae Piaderow 731 Shah Avenue Téhéran | 英國 H 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 E 1 and at H M S O, London, Edinburgh, Manchester Cardiff, Belfast and Bristol |
| 哥斯大黎加 Tres Herman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 伊拉克 Mackenzie & Mackenzie The Bookshop Baghdad | 美國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
| 古巴 La Casa Belga René de Smedt O'Reilly 455 La Habana | 黎巴嫩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 巴拉圭 Oficina de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Av 18 de Julio 1333 Esc 1 Montevideo |
| 捷克斯拉夫 F Topic Narodni Trida 9 Praha 1 | 盧森堡 Librairie J Schummer Place Guillaume Luxembourg | 委內瑞拉 Escritoria Pérez Machado Conde a Píñango 11 Caracas |
| 丹麥 Einar Munksgaard Nørregade 6 København | 荷蘭 N 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 Gravenhage | 南斯拉夫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Moskovska Ul 36 Beograd |
|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Calle Mercedes No 49 Apartado 656 Ciudad Trujillo | 紐西蘭 Gordon & Gotch Ltd Waring Taylor Street Wellington | |
| 厄瓜多 Muñoz Hermanos y Cia Nueva de Octubre 703 Casilla 10-24 Guayaquil | 尼加拉瓜 Ramiro Ramírez V Agencia de Publicaciones Managua, D N | |

未設經售處之各國如欲訂購聯合國出版物或有所詢問可與下列二處接洽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Office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Lake Success
New York, U S A